



# 纪年 秀

JI NIAN XIU

阿蛮·著

一个关于手艺的故事

一个关于爱情与背叛的故事

一个呼唤人性复苏信仰重建的故事



长江出版传媒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纪年秀

Ji NIAN XIU

阿蛮·著

一个关于手工艺的故事  
一个关于爱情与背叛的故事  
一个呼唤人性复苏信仰重建的故事



长江出版传媒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年绣 / 阿蛮著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354-7368-4

I. ①纪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65131 号

责任编辑: 康志刚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责任校对: 陈 琪  
插 图: 刘 洪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装帧设计: 杨 洁  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     邮编: 430070  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电话: 027—87679360  
<http://www.cjlap.com>  
印刷: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/16      印张: 20.125  
版次: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字数: 353 千字

---

定价: 3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  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 纪年绣



JINIAN XIU

## 目录

### 01 章 · 蝶舞之谜 002

双面绣《蝶舞之谜》A面绣了一群飞舞的蝴蝶，B面则是一个胸膛被箭射穿的裸身女子。绣女沈赫赫说她绣的就是自己，她遭遇了暗算。事实是她断了一条腿。骨科医生朱迪生拜托老同学梁戈设法找到《蝶舞之谜》的传说来源，以帮助他治疗她的断腿。梁戈笑言又发生了医生爱上患者的老套故事。

### 02 章 · 巴将军 036

梁戈在巫灵山区真的找到了那个传说，与朱迪生一道追问沈赫赫的刺绣构思秘密。沈赫赫自豪地讲起爷爷沈佩余的技艺。蜀绣泰斗沈佩余年轻时创作的《巴将军》曾经轰动一时，他绣的《纺织女工》也隐藏着一个江南女子的爱情故事。

### 03 章 · 梅魁桑首 068

沈赫赫新作《梅魁桑首》绣了两棵奇怪的树，绣品被一个神秘顾客以高价买走。梁戈再去巫灵山区寻访，看到一棵千年梅树造型跟沈赫赫绣的几乎同样。而梅树守护人讲述的故事，与沈赫赫的刺绣构思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——爱情与背叛。

### 04 章 · 孤马 096

沈赫赫从小没见过父亲，却从母亲沈贞婕那里得到了父亲的高大形象的想象。沈贞婕年轻时性格叛逆，发誓不学刺绣，上大学选了油画专业并与导师发生恋情，未婚怀孕丢了学籍，被迫回到刺绣手艺上，却创作出蜀绣经典《孤马》和《啃指甲的女孩》，后者的下落也成了谜。

### 05 章 · 啃指甲的女孩 128

梁戈查到《啃指甲的女孩》的收藏者正是沈赫赫的父亲，美术教授易宝山并找到了他。易教授被梁戈的执著所感动，把与沈贞婕的交往和盘托出并痛悔当年对她母女的背离。梁戈发现沈赫赫的又一件刺绣作品《洪荒图》跟易教授一幅版画的构思惊人地相似，而两人连面也没见过。

# 纪年绣

## 目录

JINIAN XIU

### 06 章 · 洪荒图

162

梁戈与沈贞婕探讨《洪荒图》的构思来源，承认自己爱上了她女儿沈赫赫。沈贞婕严肃地告诫他放弃幻想，说赫赫的心理严重依赖生活阅历丰富的长辈，她也爱上了一个父亲辈男人。但那是个悲剧，赫赫为此付出了断腿的代价，心理也遭到扭曲。

### 07 章 · 创世纪

194

沈赫赫的表姐包幼娥也是蜀绣技师，外国留学生施克雷跟她学刺绣，却批评她的作品缺少灵性与生活积累。包幼娥赌气跟施克雷外出采风，在古镇旅店遭遇了尴尬并经历了生死考验，最后绣出寓意真爱的《创世纪》在婚礼上展示，沈赫赫看后泪流满面。

### 08 章 · 0 崇拜

224

朱迪生通过努力让沈赫赫丢掉轮椅站了起来并向她求婚。梁戈恋爱出局，郁闷中与当年的房东冉阿妹不期而遇。冉阿妹在城里打工经历了种种艰难，出嫁前向梁戈献出真爱。梁戈临阵退缩，沈赫赫以一件来源于民俗的刺绣《0 崇拜》予以嘲讽，却引起一场风波。

### 09 章 · 天光

254

朱迪生带沈赫赫去巫灵山区探访民间传说遗迹。沈赫赫在与他激情结合时看见了神秘的天光，最后袒露心扉，说出初恋遭遇背叛的往事以及那些刺绣构思的真实来源。朱迪生很震惊，最后在抢险救灾中牺牲。沈赫赫在痛苦与迷思中绣出了又一件惊世之作《天光》。

### 10 章 · 吉祥天女

288

绣坊店员唐小梅陷入职业和情感双重困境，恍惚中死于火灾，却留下了沈赫赫初恋情人的犯罪证据。沈赫赫心中隐痛再次被挑破，绣出《吉祥天女》纪念唐小梅。沈佩余 90 高龄绣出断针之作《大地之子》，沈赫赫看后恍然醒悟，将《吉祥天女》与《大地之子》绣成合璧作品《天与地》。人们发现沈氏蜀绣代表作清晰显示出巴蜀数千年的历史轨迹，将其称为纪年绣。

### 后记 · 怎样理解一个梦

317



## 01 章 · 蝶舞之谜

梁戈感觉自己遇到了麻烦，开始对一个承诺产生了后悔。承诺是对老同学朱迪生作出的，后悔则产生在沈赫赫讲了那个故事之后。

沈赫赫是朱迪生医治的患者，她一条腿断了。朱迪生是骨科医生。梁戈不是，他大学读的文学专业，后来又读了心理学研究生，总之跟骨科八竿子打不着。朱迪生却把沈赫赫托付给他，要他帮忙治疗。“不是要你帮我治她的断腿，这个你干不了。只要你听听她的故事，帮我分析一下那故事的含义，看看她的真实想法。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任何伤病问题究其根源同时也是心理问题，对吧。这话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所以找你。老同学，我这是正式邀请，参加我的治疗团队，发挥你的专长，治疗对象就她一个人，怎么样？”朱迪生这样说。

朱迪生跟梁戈有十多年同窗之谊，从幼儿园到中学都同班，高中住校还睡上下铺，是无话不说的兄弟。老同学这要求本来也简单，梁戈不好拒绝，他问朱迪生：“你的那个患者很漂亮吗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啊，怎么问这个？”朱迪生有些不解。

“我就是问问，我想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。”

“哦，一般般吧，走在街头你不容易注意到她。你知道我们这座城市向来以盛产美女著称。不过，跟她接触久点，你也不会忽略她。她很特别，她身上有很多谜。”

“什么样的谜？”

“这，这……比如说吧，她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很离奇，但她说得很肯定。她说她就是故事的主人公，是个女王。”

“你相信她这话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很惊讶。”

“你惊讶，说明你已经相信了，相信她是女王。你被她吸引了，很深。”

梁戈看着他的眼睛说。朱迪生有些不自在了，大声反驳：“你说什么呢，梁戈！她只是我的一个患者，我为她治腿伤。”

“是的，你为她治伤，但你还想帮她找回她自己，实际也想找回你自己。你被你的患者迷住了。你不用再反驳，朱迪生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别人都说你是医学才子，我看你就是个爱情白痴，一点不懂女人。好了，我接受你的邀请，加入你的团队，跟她聊聊。我也想看看你的患者究竟有多特别，把你迷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”

梁戈承诺一定耐心听她把故事讲完，帮他找到那个故事的心理根源。他没想到自己的承诺要完全兑现却很难，因为沈赫赫讲的故事十分荒诞，她坚持宣称自己就是个女王！

你说你想听听我的故事？是朱医生告诉你的吧，就他多事。他不相信我的故事，难道你会相信吗？好了，你别解释，你真愿意听，我就再讲一遍，只要你不怪我胡说八道就行。其实你就把我的故事当成胡说八道也没关系，我不会怪你。朱医生就是这样看的，他认为我的思维离开了正常轨道，进入了危险区域。就像小行星闹情绪突然偏离自己的轨道，将要撞爆地球一样危险；像超光速中微子离开现代物理学轨道，将要撞塌相对论大厦一样危险。

其实没有那么严重。小行星撞上地球，最大的灾难不过是恐龙灭绝。超光速中微子撞上相对论，最大的灾难也不过是把爱因斯坦的头像颠倒过来。爱因斯坦本人也做过这样的事，他就把牛顿的头像颠倒了。我的问题比起牛顿和爱因斯坦来算得了什么？微不足道。我不过是说说自己的故事。我的故事是每个女人都可能经历并能够记住的。女人最能记住的经历是什么？不外乎两样，一样是爱情，另一样是对爱情的背叛。爱情使女人成为女人，而背叛则使女人成为哲人，因为背叛使女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刻骨铭心。我就体验过这样的爱情和背叛，一说结局就一目了然。我就先说这个故事的结局。

那时，我领着我的所有姐妹，都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最美丽的衣裳，高高兴兴地跳起一段欢乐的蝴蝶舞。突然间，一支箭射过来，欢乐的舞蹈立即结束。箭飞行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快，根本不容我做出任何反应。我躲避不及，被那支利箭射中。箭扎得很深，我感觉它已经穿过了我的胸腔和心脏，直抵后背，扎进脊柱，阻断了我原本热烈的血脉。箭尖冰凉的感觉很快蔓延到四肢以至头顶。我的全身立即变成了冬天的一根冰柱，不能动弹。唯一还能微微转动的，只有已经开始模糊的眼睛。我不甘就此闭上眼，就让自己的身体冰柱般坚持站立不倒，然后侧过头去寻找那个把箭射向我的人。

啊，竟然是他！那个向我射出利箭的敌人，竟然是我曾经那么热切地倾心



过，向往过，恳求过，苦恋过，又被他激情昂扬地爱过宠过的男人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怎么发生的，又该怎么收场？舞蹈的美丽和冷箭的丑恶，在那一瞬间交织在一起，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。然而，那一刻的真实已经不可改变。千真万确，就是他，我所爱恋的男人，此时正拿着一张巨大的弓，在河边一棵大树旁，正面站成一个“大”字。他身披战袍，仍然是那么高大威武，气宇轩昂。只是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不知道他现在是得意还是懊悔。

哦，我还是宁愿不要看清他的表情，就让我只记住他最后一次赤裸着身体与我正面对峙时，那热烈亢奋的模样吧。至于他射出的这一箭，这种公然背叛和暗算我的举动，他将怎样向他的部属和朋友做出解释，历史最终会留给他怎样的判词，我已经不再关心了。我毕竟爱过，也得到过最热烈的爱。这就够了，我不想恨他。恨不是我所需要的，那是一种可恶的情感，我需要的只是爱。我相信女人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爱。我相信这也是我的所有战士想要得到的。她们多数人跟我一样年轻美丽，有的比我更年轻更美丽。她们都渴望爱情，相信爱情跟自己的生命一样真实。因为她们相信自己的女王，相信我当初给她们的许诺。我许诺既要为她们找到安定美好的家园，也要为她们找到热烈美好的爱情，找到能够配得上她们的勇敢而有责任心的战士。是的，她们也是战士，我的战士。我是她们的首领，曾经当之无愧地受到她们的尊敬和拥戴。

可是现在，这一切都因为那一箭改变了。我不能再当她们的首领，不能继续带领她们寻找美好的家园和勇敢的伴侣。她们也不可能继续跳那美丽的蝴蝶舞，不可能继续投入保卫家园的战斗。那不是因为她们不够勇敢，不够智慧，不够坚强，而是因为她们不再相信爱情。那个昨天夜里还与我百般恩爱，信誓旦旦要与我共建家园的男人都已经背叛了，还有什么人不会背叛？是的，连我都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又怎能让她们继续相信？

背叛的证据结实得令我欲哭无泪。不仅有那支要命的箭，那张只有他才能拉开的大弓，还有我腰间系着的这条已经染血的丝带。这是一条用250只蚕茧抽出的丝织成的腰带，金色的光泽鲜艳夺目，曾经让我爱不释手。这是一件信物。就在昨天夜里，当他把这条丝带系到我腰间时，我相信那就是他给予我的爱情凭证了。没有另一个男人送过我这样的信物。相信也没有另一个女人曾经得到过它，因为它很新，很亮。那时河边的营帐里没有点灯，仅仅凭着月光的照耀，丝带就放射出神奇的光芒，如同前些时我的姐妹们在这条河里找到的一块亮石。那石头会发光，月亮照着发白光，篝火映着发红光，晴朗的夜晚天空湛蓝，石头也会发出蓝色的光。丝带发出的光却是白、蓝、红、黄都有。这当然很珍贵了，我本来要把它仔细收藏起来，一辈子留着它的。但那时他亲手为我把丝带系在腰间，要我白天黑夜都不解下。他说我配上这条丝带会更加美丽，任何时

候都不会与其他姑娘混淆，那样他就不会看错了。他这话前半句不知是真是假，而后半句肯定是真的。就在我与姐妹们在河边跳起蝴蝶舞的时候，他藏在大树后面，从漫天飞舞的蝴蝶中找到了目标，把箭准确地射向了我。那时我才明白了他的用心，美丽的丝带成了美丽的标靶。我与他幽会，后来被箭射中的地方名叫伴峡，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记得很清楚，永远不会忘记！

“这是什么故事？弓箭射杀是冷兵器时代才会出现的场景啊！你怎么成了女王，你这么年轻？”梁戈看着沈赫赫发问，一脸的惊愕。

“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王？我就是女王。你没见过弓箭射杀那是你的事啊，你才真年轻。你太年轻了！”沈赫赫眼里满是挑战，一副信不信由你的神情。梁戈看着心里不由一颤。

是的，她的确年轻，不过二十多岁，通常只应该叫做女孩。她手捧一杯盖碗沱茶，在轮椅上端正坐着的姿态仿佛一尊雕像。正如朱迪生所说，她模样不算出众，五官并不特别漂亮，身材也没有完美到无可挑剔。但梁戈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忽视她了，他看到她眼里有一种跟她年龄很不相符的沉静和深邃。她讲述时的语气也很特别，幽怨却不激愤，哀婉却仍平和。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娴雅淡定，令人深深感动。而她那个故事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，她中了那一箭的后果怎样，她当时是死了还是没有死，现在又为何坐在这里与他一道喝茶？喝茶也与众不同，女孩一般喝茉莉花茶或菊花茶，她却要了沱茶，用有盖和底托的瓷碗盛泡。总之，一切都需要有个解释。

梁戈是在江边公园的露天茶座听她讲这个故事的。这里环境很好。公园建在长江边上，园区宽阔，绿树成荫。茶桌和木椅摆在树下，有江风轻拂，清新自然，人在其间心情也很放松。把她带到这里来，是朱迪生的主意。朱迪生说，沈赫赫平时不爱说话，在诊所里不爱说，在她自己家里也不爱说，唯独在这里话才多起来，她是天生就属于大自然的那种女孩。

这话很对，梁戈想。沈赫赫在公园里的确比较放松，坐在轮椅上与他说话，情绪也很正常。只是她的故事太离奇，太不合逻辑，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内涵，值得探究。此时梁戈已经被一种求知欲所控制，强烈希望她能把自己的故事继续讲下去，以便把她身上的所有迷团解开。

然而，她不再继续，把嘴紧抿着，眼睛看向远方。远方是一片幽暗的群山，最高的山顶上有座白塔。白塔造型古朴而沉稳，仿佛一位智者，隔着长江俯视着众生。梁戈和沈赫赫不过是这芸芸众生之一。公园长廊还有很多散步的人，有人走过他们身边，但听不到轮椅女孩讲的故事，也不关心梁戈的心情，他的兴奋和沮丧都跟他们无关。梁戈试图引导沈赫赫再讲讲她的故事，比如她那条

腿是怎么断的，她关于女王的幻觉是否与此有关。他相信她的故事本质上就是一种幻觉，在心理病理学上叫做强迫性臆想，是由某种强烈刺激导致的心理变异。对此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引导患者通过回忆和讲述，把受到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。而现在沈赫赫只讲了一个结局就闭了口，看着他的眼神还有一种轻蔑。这让梁戈有些沮丧。

梁戈把沮丧心情压下去，到骨科诊所找到朱迪生，向他询问沈赫赫断腿的原因。朱迪生摇摇头说，只听说她是被汽车撞的，至于什么样的汽车，什么情况下撞上的，沈赫赫始终不说，送她来诊所的她母亲也不清楚细节。

沈赫赫是左腿胫骨粉碎性骨折，伤情很严重。她母亲把她送来时，断裂的胫骨错位，把腿部肌肉顶成了三角形，膝盖以下肿得像一节楠竹，皮肤颜色乌黑发紫。肇事车主先把她送到市里一家综合医院急救，医生说她情况太糟，必须截掉伤腿。她母亲赶去否决了医院的方案，坚持要保住女儿的腿。双方僵持不下，母亲便把女儿转到骨科诊所来。“那时沈赫赫还在昏迷中，她母亲要我们什么也别问，先把断掉的腿骨接上再说。她母亲信任我们这个小诊所。我父亲的医术在市内属一流，这你知道。”朱迪生这样说。

是的，这个梁戈知道。朱迪生的父亲朱锦才是全国知名的中医骨伤科专家，他的无创骨科手法曾经治愈过很多骨科疑难症。八九十岁的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遭遇骨折，很多大医院无法手术，经朱锦才用无创骨科手法复位，都能很快治愈，被市内外骨科界视为奇迹。也因为此，朱迪生在医科大学毕业后，又进了中医学院读完骨科硕士课程。那也是他父亲的要求。朱锦才对儿子说，在骨科治疗方面，中医的传统非常深厚。无创骨科手法是朱家祖传医术，源于上古狩猎时代的传统。上古时代没有金属刀具，不能开刀，古医师们只能靠双手修复骨折，所以叫无创骨科。这种手法最初没有文字记载，更没有影像记录，全靠师徒手把手传授，心领神会。文字发明后才有了记载，在《黄帝内经》《灵枢官能》《千金要方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医书上可以看到。朱迪生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诊所，由父亲传授医术，很快也成了受患者信赖的医生。沈赫赫断腿骨折复位手术，就是由他做的，他父亲在一旁指导。

那时朱锦才医生查看过沈赫赫的伤情，回头问身边的儿子，有没有把握保住她的腿。朱迪生说有，朱锦才便让他为沈赫赫做手术。又转过头对沈赫赫的母亲说：“你放心，沈师傅，我儿子做这手术完全没有问题，他同样会用无创骨科手法。这个你可能也听说过，无创骨科是我家祖传医术，就跟你们家做刺绣一样。我知道你们沈氏蜀绣技艺也是祖传的，你父亲沈佩余老先生我认识，他可是蜀绣大师哦，真正的赫赫有名。”

听了朱锦才医生这话，当母亲的便不再说了，皱着眉头看那年轻人为自己

女儿做手术。

一开始朱迪生有些犹豫，不断扭头看父亲。朱锦才并不理会，也不催促，甚至都不看他，只是眼神坚定地看那条断腿。朱迪生逐渐平静下来，开始专心于手术。他先是捧起沈赫赫的伤腿轻轻抚摩，接着让两个助手把她全身抱住，他则抓住伤腿仔细察看，找准骨头断裂错位创面，把住伤处两端，突然用力拉开，对准，合拢，就像木工师傅拼接榫头一样把断裂处复了位，动作快如闪电。当昏迷中的沈赫赫突然发出一声梦魇般的喊叫时，一切已经结束。

之后，朱迪生又对复位后的断腿进行按摩，时轻时重，时慢时快，节奏鲜明，反复多次。骨头断口与皮肉互相摩擦，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轻响，仿佛在他手上的并不是一位美女的一条断腿，倒像是一副麻将牌。朱迪生不断翻动双手，就像码放麻将子一样，将断裂创面分散的骨茬重新码整齐。

两个小时后，沈赫赫伤腿的瘀斑一块块消散，皮肤开始恢复正常的血色。朱迪生又从助手端着的盘子里拿出一些竹条、纸板，缠上胶布，像农夫绑扎瓜架一样，将其绑在伤腿上。胶布竹条之间留有一指宽的缝隙。看到这里，朱锦才医生满意地冲儿子点点头，又对沈赫赫的母亲解释说，这种软夹板是开放性的，有利于骨骼和肌肉生成，比用石膏和钢板做固定效果好，这也是中医骨科的优点。“我家的祖传医术多少代都没有断过，所以，你尽可以放心。”

“是，是，谢谢朱医生，也谢谢你儿子。他真是个好小伙子。”沈赫赫的母亲眼看着女儿的治疗立竿见影，感激地直点头，又转过脸去偷偷把眼泪抹掉。

沈赫赫的骨折手术很成功，腿伤恢复得也快，从受伤治疗到坐上轮椅自主活动，前后不过半年。人人都说沈赫赫遇上了一个医术高明的骨科大夫。不过朱迪生自己却不满意。按以往的经验，与她伤情相同的患者一般都可以站起来了，沈赫赫却还在依靠轮椅，她腿部萎缩的肌肉一直没有长起来。朱迪生把这归咎于患者不配合治疗。他发现沈赫赫对按摩治疗有一种神经质般的过敏反应，还多次拒绝接受他的按摩。勉强接受时，也常常咬着牙，一脸痛苦和厌恶的表情，有时还不由自主地发生抽搐，似乎非常难受。她显然对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强烈抵触。正是这一点，让朱迪生感到沮丧。他不得不小心，在为她做康复治疗时，拿条布单覆在她伤腿上，隔着布单为她做按摩。直到她的敏感反应逐渐减轻，才把自己的感受向她说出来。

“沈赫赫，你让我很没有面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开始怀疑自己的医术了，你为什么站不起来？啊，你告诉我。你妈妈相信我，相信中医骨科。你好像不那么相信，对医生也有抵触情绪，为什么？你的腿是怎么受伤的，你一直没有说过。你妈妈也不知道，这成了一个谜，为什么？你在我们诊所疗伤，把你撞伤的人一次都没来看过，他们是做什么的？你身上有太多的谜，你不告诉我，

我就不能很好地为你治疗。我能解开这个谜吗？你帮帮我！”

问题问了无数个，沈赫赫始终没有回应。朱迪生很难堪了，停下手，站起身，突然大声喊出来：“你是怎么回事，啊？我是你的医生，我为你接上了断腿，我在帮助你，你却没有一点反应。你告诉我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！”

朱迪生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。再看沈赫赫，仍然没有回应。“这是一种明显的心理障碍，在骨科患者中本来是不多见的。我无能为力了，所以把你请来。老同学，你帮我用心理学方法疏导疏导她。”朱迪生强调说。

“可是她对我也有抵触，除了那个女王故事外，她什么都不愿意说。你是她的主治医生，肯定比我了解多些。比如她说她是女王，遭遇了背叛和暗算，你是怎么看的？”

“她相信那个故事，那么肯定，恐怕不是胡乱编的。”

“可那明明是一种狂想，一种幻觉啊！”

“但也可能是她曾经经历过的事呢。”

“看看，我没说错吧，你果然相信她那个故事，还相信她当过女王！你的医生的理性也出问题啦！”梁戈审视着朱迪生，这样说。

“没有。我只是这样猜想。我看过她的一件刺绣作品，内容就是她讲的那个故事。如果没有深刻的记忆，她是绣不出来的。她会做刺绣，这个我也跟你讲过。”

朱迪生跟梁戈讲过，他的这位患者曾经坐在轮椅上，用数十种颜色的丝线绣了一件作品，标题叫《蝶舞之谜》。梁戈不懂刺绣，没看实物听了也没留下印象，现在听朱迪生说起那标题，立即来了兴趣。

“《蝶舞之谜》在哪里？我得看看她到底用刺绣表达了什么，这很重要。”梁戈向朱迪生提出了要求。

“恐怕不行，她不让人看。”朱迪生有些为难地说。

朱迪生是到沈家为沈赫赫做康复治疗时偶然看到的。他曾向她母亲询问她的情况，除了做康复治疗外，平时她在家还做些什么，有没有做过腿部肌肉锻炼。情况不太妙。她母亲说，那孩子在家里很少锻炼，但也不喜欢躺着静养，她迷上了刺绣，很多时候都坐在轮椅上做刺绣。

“这样肯定不行，久坐轮椅少了锻炼不利于伤腿恢复，得纠正过来。”朱迪生对当母亲的作交待，要她监督她女儿不要那样。但沈赫赫不听，就是痴迷刺绣，还搞创作，脱开母亲的稿子绣些自己构思的东西。沈赫赫小时候学过刺绣，老师是现成的，母亲和爷爷都在身边。现在重拿绣针，上手也快，绣出来的东西有模有样。听她母亲这么说，朱迪生止不住好奇，到沈家做治疗时便想看看她的刺绣。沈家的绣品很多，墙上挂的，桌上摆的，绣架上绷的，不知哪是沈

赫赫绣的。朱迪生随意走到一张绣架前，撩起罩着的绒布观赏，还没看仔细，就被制止了。沈赫赫满脸通红地喝令他放下，眼里神情还有惶恐，就像被人窥探到了不能让人知晓的秘密。

“我本来没太注意那件绣品，她们家有很多绣品。她母亲是巴都知名的蜀绣大师，她姨妈也是，她爷爷还是蜀绣界的泰斗级人物。由她爷爷、她母亲和姨妈一系传承的刺绣技艺被称为沈氏蜀绣，在全国都知名。她那么喝我，反倒让我留了心，我对她的作品过目不忘，还记下了她绣的标题《蝶舞之谜》。没错，她绣的内容就是她讲的那个故事。只是我已经不能跟沈赫赫再提她的绣品了，那肯定碰钉子。你要想看《蝶舞之谜》，唯一的办法是请她母亲帮忙。她母亲叫沈贞婕，沈赫赫跟她母亲姓。能不能让你去她家，我也没把握。”朱迪生看着梁戈这样说。

“这可以理解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秘密和守护秘密的理由。不过，沈赫赫那么痴迷刺绣，还搞创作，显然跟她的心理状况有关。她在她的故事里反复提到她和姐妹们一起跳蝴蝶舞，她的作品标题也叫《蝶舞之谜》，莫非她真把自己臆想的形象绣了出来？你得想想办法，跟她母亲说，让我上她家看看。”

朱迪生跟沈贞婕提出，让梁戈跟着去看看她女儿的《蝶舞之谜》。“我的这位老同学是大学老师，他想看看赫赫的作品，跟她聊聊刺绣，多一点话题，对她的康复治疗也有好处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？”沈贞婕迟疑一下，说：“行啊，赫赫的那件东西已经绣完了，你们要看应该没有问题。只是我们家房间太小，你们去怕不习惯。”

沈氏母女的家在城里一个早年修建的居民住宅区里，没有直通公路，由一条坡度很陡的便道连接，七弯八拐进去后还要上一层楼，出入很不方便。沈赫赫受伤后很长时间都住在朱迪生的骨科诊所里，直到能拄着双拐站立了才坐了轮椅回家。沈赫赫每天到诊所做康复治疗，都是由她母亲推轮椅接送。可以想见母女俩上下楼梯时，一个扶墙移动，一个搬动轮椅时的艰难。正因为如此，她们家一般不接待客人造访。朱迪生是例外，骨科医生有时需要上门诊断。这次增加了梁戈。

沈贞婕把两人让进门后又停住，拉一下朱迪生的衣袖，说：“她今天在绣架前又坐了几个钟头，你说说她。她听你的。”

朱迪生点点头，回头要跟梁戈打招呼，却见梁戈已经走进去，正四处张望，打量屋内情景。

母女俩住的两室一厅，老式单元房面积偏小。客厅不到十平方米，没有沙发，只摆放着一张桌子、几根方凳、一台电视机及一只冰箱，大部分空间都被

绣品占据着。不过，客厅虽小，却收拾得整齐，干净。家具擦得一尘不染，大小数十件绣品都用金丝绒布罩着。卧室看上去则有些凌乱，梳妆台和床上都摆着针线、剪刀、画稿、绣框等物。剩余空间被一张绣架占据。绣架是木制的，没上油漆，磨擦得光滑而斑驳，榫头处还有缺口。旁边的茶几也放了丝线和绣片，还有一只大号搪瓷茶缸十分显眼。卧室同时也是绣房，两个房间的情形大致相同。不同的是沈贞婕的茶缸盖着搪瓷盖，沈赫赫的则敞开着，没有茶缸盖，茶水看上去很浓酽。

“赫赫喝的沱茶，我也喝这个，我们家都喝沱茶。做刺绣精神要高度集中，所以都用大号茶缸，免得忘记喝水。她爷爷就是这个习惯，我跟她爷爷学，赫赫也跟她爷爷学。只不过她总是丢三落四，茶缸盖也不知哪里去了。”沈贞婕把两人带到女儿的房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之后自去忙碌。

沈赫赫坐在轮椅上，右手拿一颗很细小的针正做刺绣。绣品刚开了头，看不出什么内容。看见朱迪生和梁戈一齐到来，她似乎有些意外，把原本伏在绣架上的身子坐直，把着轮椅从绣架边退开，转过来看着朱迪生，说：“你把梁老师拉来，是监督我，还是刺探我？我妈妈向你告了密！”

朱迪生立即有些不自在了，勉强笑笑，对她解释说：“没有，梁戈是来监督我的。他担心我不负责任，为你做治疗做得不好，还想亲眼看看你做刺绣的姿势对不对，那对骨折修复很重要。”

“哦，梁老师也成骨科医生啦？那你看我现在的姿势对不对呢？”沈赫赫转向梁戈，挑战般地看他。梁戈慌忙摆手，说：“不，不，不，我哪里当得下来骨科医生，那是他的事。”说罢狠狠瞪朱迪生一眼。

朱迪生严肃下来，认真看了沈赫赫，说：“你的腿伤治疗的确是我的事，由我负责，我得督促你遵守医嘱。你不能在绣架前坐太久，坐姿也得讲究，不能影响骨骼康复。不过现在没有问题，你坐姿很正，伤腿没有受到压迫和扭曲，你的姿态有点像……”

“像什么？”她直视着他发出追问，不让他停下来。朱迪生一下顿住，斟酌着词语，久久没有答案，最后转向梁戈，似向他求助。梁戈立即接住话头，说：

“我知道我的老同学，他是说你现在的样子像个女王，就是你讲的那个女王。听说你还绣了一个女王，叫做《蝶舞之谜》是吧？我们都想看看你绣的跟你讲的是不是一个样子，嘿嘿！”他趁机把最重要的意图说出来，又冲朱迪生得意地一笑。朱迪生慌忙点头。

“原来这样啊？你们果然是来刺探我的。好吧，我们做个交换，你们可以看看《蝶舞之谜》，条件是朱医生不要限制我做刺绣，不要像我妈一样唠叨我不配合你的治疗，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我什么也不说。”朱迪生轻松下来，与梁戈一起转身环顾四周悬挂和陈设的绣品。当两人好奇地要动手掀起一张绣架的金丝绒罩时，却被沈赫赫呵住：“别动我妈的东西，她会吵人的！”

沈贞婕在厨房洗果盘，不时伸出头来看看客厅，很不放心的样子。梁戈和朱迪生只好罢了，让沈赫赫自己把她的绣品拿出来。沈赫赫双手把着车轮，驱动轮椅到客厅中央，伸手揭下一张绣架上的金丝绒罩，让她的绣品第一次展示在客人面前。

绣品很奇特。尺幅并不大，不过两尺见方，用一架木相框装裱起来，安装在两个倒“T”字形支架上，这样可以使相框自由翻转，方便观看。透明薄纱的正反两面绣出了不同的画面。正面是一群飞舞的蝴蝶，色彩鲜亮艳丽。翻过来看背面，却是一个胸部被一支箭贯穿的裸身女子，面部表情痛苦而迷茫。梁戈很惊奇，两个格调迥异的画面组合在一件绣品上，反复观看竟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，原本静止的绣面仿佛流动起来。把两个画面连接起来品读，正好跟绣女讲的故事内容重合。而正反两个绣面的美学倾向互相矛盾，美丽与丑恶、光明与晦暗、昂扬与哀伤、希望与绝望，始终尖锐冲突。这在历来以唯美为特征的中国刺绣工艺作品中显然是一个异类。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，不能不成为一个谜，正合了画面一角用篆体绣出的“蝶舞之迷”四字的意涵。梁戈很惊奇。朱迪生也是第一次完整看到，惊讶地把嘴张开久久合不拢。

沈赫赫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看着两人，仿佛看着两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子。梁戈忍不住发问，要沈赫赫解释“蝶舞之迷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飞舞的蝴蝶会变成受难的美女，她是谁？

“怎么又问她是谁，朱迪生问过，你也问，难道你们只会说这话？”沈赫赫摇摇头，冲梁戈嘲讽地一笑，之后却把嘴角抿紧不再说话。

梁戈碰了壁，却不甘心，咬一下嘴唇，继续对沈赫赫发问：“我很惊奇，真的。你用的丝线那么细，不及头发丝的五分之一，我在商店里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细的丝线，那得绣多少针啊？而且这纱胎那么薄那么透明，怎么可能两面都绣上图案而且画面还不一样，不怕两个画面互相影响吗？”

“这是个纯粹的技术问题。”沈赫赫不再嘲讽了，认真地回答说：“这叫双面异形异彩绣，你们不懂，我也无法解释！双面绣用的丝线必须这样细，绣出来的东西才有质感。这样细的丝线商店里是买不到的。我是把成束的丝线买回来，把一根线分成好几股，然后才绣作品的。这个你们哪可能懂啊？嘻！”竟轻笑出声，很得意的样子。梁戈和朱迪生对视一眼，会心一笑。

“赫赫你闭嘴！别人都不懂就你懂？哪能这样跟你的医生说话！”

突然听得一声断喝，梁戈和朱迪生都吓了一跳。坐在轮椅上的沈赫赫也激



灵一下，肩膀微微一抖，随即把头扭过去，神情有些沮丧。

沈贞婕从厨房走进来，见两个小伙愣在那里，很快把神情缓和下来，微笑着向两人点点头，说：“你们别介意啊，我家赫赫说话没有分寸，也不懂得谦让客人。来来来，都坐下，吃梨。”说着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动作优雅地开始削梨子。削得很快，半分钟不到，一只梨就削好了。果型完整饱满，削下的梨皮也没有断裂，成一条宽窄均匀的带子放在盘子里。把梨分成两半递给朱迪生和梁戈之后，又拿起一只梨削皮，边削边说：“你们不要客气，随便坐。这半年来赫赫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。你们为她治伤，保住了她的那条腿，我也没有什么好报答的。我们家太窄，到处都塞得满满的，所以也不好请你们来家里。今天是让你们看笑话了。”

说着，手里的那只梨也削好了。她把梨再分成两半，递一半给女儿。沈赫赫斜睨一眼，却不接。当母亲的皱一下眉，拿着梨的手没有收回来，用手背使劲敲一下女儿的手臂，同时瞪她一眼。沈赫赫被动地接过梨，也不吃，仍然僵直地坐着。沈贞婕转过脸来，神情有些尴尬地说：“你们看你们看，为好不得好。她就这样，人年轻，不懂事，见笑了见笑了。”

“哪里，没有的事。我们也年轻，能来你们家欣赏沈赫赫的作品，是我们的荣幸。”朱迪生接过话，想缓和一下气氛。

“她那点小儿科，要多幼稚有多幼稚，还够得学呢。”当母亲的说话依然不留情面。

“沈阿姨你那是要求严格，我们都觉得她的作品很好的，看着让人震撼。其实我们早就想来看看了。除了沈赫赫的，也想欣赏一下您的。早听说阿姨有好多蜀绣作品，今天能让我们看看吗？”朱迪生为母女俩打着圆场。梁戈也点头附和，说：“真是那样，让我们开开眼界吧。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沈贞婕犹豫起来，对两人的要求没答应也没拒绝。

“哎呀，我说你们就别想了。我妈妈的作品从不让客人看的，她怕现丑。你们真想见识什么是蜀绣经典，哪天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爷爷的作品。妈妈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沈赫赫再次开口说话，语气充满挑衅。她似乎为抓住机会对母亲反唇相讥感到得意，并以夸赞爷爷的方式来打击母亲的自尊。

这话却把当母亲的激怒了。只见她“嚯”地站起身，走过去，抓住一幅绣品上的金丝绒罩，用力拉下。扭过头来看着女儿，说：“死丫头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蜀绣精品，你老实看看吧。刚当上学徒还没做出两件东西来，就看不起老师了！”

她走过两步，拉下一幅绒罩，现出一件绣品。再走两步，又拉下一幅绒罩，再现出一件绣品。走了一圈，客厅便成了蜀绣的天下，琳琅满目，五彩斑斓。